将拍摄唱片封面时穿的皮夹克整整齐齐地叠好放进行李箱里。化妆的工具也确认好了。写着MC时该说什么的小抄也放进了包里。

（准备好了。没问题……吧）

1992年4月。有希正在为紧接着第二天的目黑鹿鸣馆初次演唱会做着准备。

在东京正式地开办演唱会还是第一次。而且，也知道前来观看的人大半都是为了JACKS'N'JOKER的“RADY”恩田而来的。无论怎么对自己说没问题的，巨大的压力还是不断地涌上心头。

「有希你这样不同寻常地不习惯才是魅力啊，所以不表现得很兴奋也完全可以哦」

恩田这样说。

「我不会垂头丧气的，即使大家都只是为了看恩仔而来的，表现得更自然一点不是更好吗？」

当时，还只是支援成员的五十岚公太也给了建议。但是，没那么简单就可以减轻有希的压力。

在这种时候，不，正因为是这种时候，有希才更想和他紧紧相拥。想他像往常一样对自己说「没问题的」。即便如此，那天的他只是板着脸一言不发，一副不把有希的演唱会之类的事情放在眼中的表情躺睡着看着电视。

这也不是无迹可寻的。尽管比有希更早来到东京，他的乐队却没有什么进展。相反，有希这边却一步一步地出着地下唱片、举办演唱会，顺利地进行着。

建议有希在JUDY AND MARY发展的也是他。有希对依照恩田的单飞计划在一个一开始无人知晓的乐队里发展稍稍失去决心的时候，也是他拍着她的背给予她信心的。「我很喜欢有希写的歌词，所以如果有希能够试着填词的话就好了。那样的话和恩田先生一起合作也不是不好啊」

对于有希在一个与自己乐队的音乐性和前进目标都不同的乐队里发展，他这样赞成地说。

虽说如此，但JUDY AND MARY正在以出乎意料的速度成长着，他说不定也因此心中产生了急躁的情绪。

（加油啊）

望着躺睡着的他的背影，有希独自在心中呢喃着。

那声音简直如海鸣声一般。

「回家去吧你！」

「丑八怪！」

「唱得好烂啊！」

有希在台上的时候，JACKS'N'JOKER的女歌迷们接连不断地爆发出这样的嘲笑声。要不是有希能保持冷静，就可能被吓得连歌都唱不了了。但是，那时候有希的脑中除了好好地唱歌之外没有任何想法。无论是怒号还是娇声的喊叫，有希除了一些杂音之外什么都感觉不到。比起这些，仅仅30分钟之短的演唱会中好几次感受到的唱得入迷陶醉的境地令有希难以忘怀。就如乐队的乐声和自己的身体相互交织般的奇妙而又甜蜜的那种兴奋。那到底是什么呢。想要更多地体会那种感觉。可以的话多少次也可以。

玎玲，有什么在心中发出了声响。那是如一块块小小的碎片的东西，是从有生以来就一直一直在找寻的东西。

命运的道路急速扩展，而自己正在这条道路上开展着音乐的事业，那时候的有希清楚地明白这一点。

接下来的发展比预料当中还要快。随着JACKS'N'JOKER的解散，将演示磁带和演唱会录影送到各个唱片公司和事务所的JUDY AND MARY，简直太简单地早早地就决定从EPIC SONY正式出道了。

意想不到和意料之中的两种心情在有希心中交差着。一方面脑中怎么也不相信这么简单就可以正式出道了，另一方面心底却强烈地确信着这件事。即便是从专业的乐队出来的恩田，也好几次将信将疑地说出「不敢相信」这样的话，但在一旁的有希已经开始冷静地接受着这一切。

专辑的录音工作开始进行。与此同时，有希被提拔为电视节目『eZ a GO! GO!』的主持。要和同事们商量工作，也要参与杂志的取材工作，即使才刚刚出道日程表就已经排得满满的。作为打破常规的新晋乐队而备受期待的JUDY AND MARY，前所未有地配备了一支豪华的工作团队。周围的气氛中也强烈地传递着这一点。有希既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也想要全心全意地去应付这一切。

睡不好。也吃不好。

但是，好不容易才踏入了音乐的世界，随着被卷入每天都发生的各种事情而专注其中，有希和他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很僵。两人的关系早就已经走到了无法修复的境地。

深夜里打开公寓的门，有希说「我回来了」。他则回答「你回来啦」。因为大家互相都很忌讳问「今天做了什么啊？」这样的问题，结果就谈起了函馆时代的旧事来。才20岁左右的两人却像老夫妻一样怀缅过去，让人觉得有一种悲伤，有什么东西渐渐变得昏暗。

对什么都跟他说，什么都想让他理解的人，也有无法明说的事情。如果变成这样的话，就和一切早已结束了一样。无论是对有希，还是对他来说，第二次分离的即将到来不知何时早已在心中默然了解。但是，这一次的分离会是真正的分离。

「真对不起。已经不能在一起了」

首先开口的是有希。

独处在这街中

静静地呼吸着

与美丽的天空截然相反

简直就如死去的小鸟一般……

跳动的心刺痛着

在那远远的街上

为你送上无数的吻

即使明天便是世界末日

我也不会放弃歌唱

那些无法割舍的梦

一定要实现啊 我的挚爱

在第一首单曲「POWER OF LOVE」的录音中，唱到喉咙都痛了。歌词也改了好几遍。紧张得胸口疼痛。

但是，最痛的是要忘却堵塞在心中的对记忆如此深刻的人的思念。